

孔二狗_著

东北往事
[长篇小说]
黑道风云20年前传

黑道悲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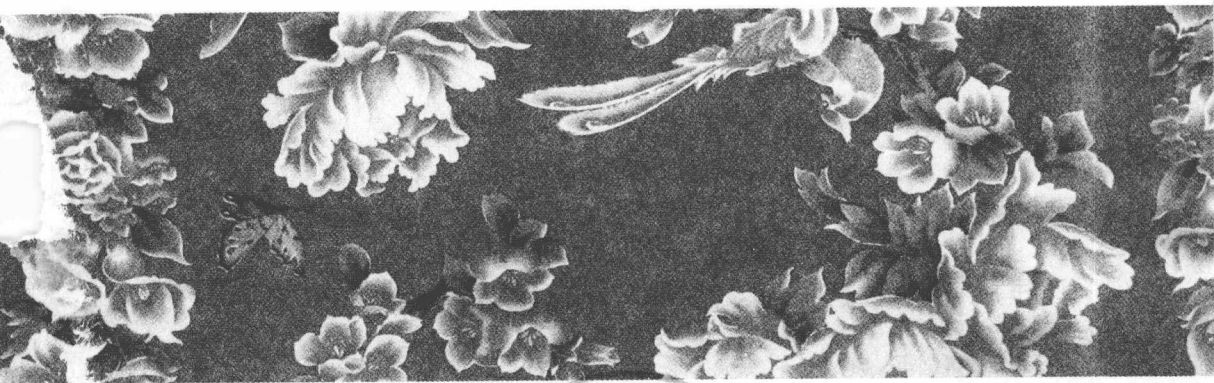
孔二狗 著

东北往事

[长篇小说]

黑道前传
风云20年

黑道悲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道悲情1/孔二狗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214-06093-8

I. 混… II. 孔…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07281号

- 书 名 黑道悲情1
著 者 孔二狗
责任编辑 王 楠
特约编辑 欧阳勇富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85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093-8
定 价 29.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Contents | 目录

001 | 引 子

003 | 第一章 过江

1. 男儿何不帶吴钩 004
2. 手持菜刀砍电线 010
3. 欲将心事付瑶琴，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019
4. 猛农过江 027
5. 啥叫代价 036
6. 我恨一个人，我让他冷 048

055 | 第二章 朋友

7. 土匪大院 056
8. 我的唾沫星子，那也是钉子 062

9. 盗亦有道 1982	069
10. 商业计划	074
11. 狠斗私字一闪念	079
12. 郝土匪酒后不靠谱	089

099 | 第三章 莽汉

13. 柱子哥的爱情，好像水晶	100
14. 办年货奇遇记	106
15. 这就叫浑人	116

121 | 第四章 光棍

16. 放鸽子	122
17. 中心岛	131
18. 洒向人间都是怨	139
19. 文斗	147
20. 血债	154
21. 春节不高兴	160

165 | 第五章 真爱

22. 白鸽	166
23. 人情债	175

24. 灵芝	184
25. 传道、授业、解惑	191

197 | 第六章 立棍

26. 一把铁锹平天下	198
27. 还有一把镐	203
28. 资产阶级的革命性	211

219 | 第七章 尊严

29. 干净钱	220
30. 双雄	226

235 | 第八章 恩怨

31. 人活一口气	236
32. 春雷	241
33.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248
34. 天鹅肉	254
35. 冲冠一怒	261
36. 煤油灯	266
37. 两封信	273
38. 宁静的夏天	278

引子

2009年7月，二狗曾目睹了一次日全食。据说，这是500年一次的。

尽管二狗真的还想再活500年，但是二狗现在真不确定还能不能再活到下一次日全食。所以，二狗还很认真地用肉眼观测了一下。当时，二狗站在上海浦西某大厦的窗边儿，窗外一直在下雨，时而暴雨，时而淅淅沥沥，天一直不是很晴，但是，传说中的白昼变黑夜的日全食始终没出现。

二狗当时以为被月亮放了一次鸽子，挺自责，以为这是恶有恶报，自己成天放读者的鸽子，终于也被月亮放了一次。但二狗只自责了不到5分钟。因为月亮很讲究，最终还是没放鸽子。

只见，忽然间，上海这个不夜城一片漆黑，似乎是从未曾有过的黑暗。在高楼上往下看，只能看到星星点点的微弱车灯发出的光亮。黑暗大概持续了5分钟，5分钟后，天又亮了。

二狗忽然觉得很没劲，因为二狗在日全食之前就知道了即将日全食，也早就知道了5分钟以后日全食将会结束。

这就没有了忽然进入世界末日的惊讶与惶恐，更没有重见天日再获新生的喜悦和兴奋。早就知道了开始和结果，这过程，显得就没那么重要了，就好像是自己在看电视一样。

在这个时候，一向有点儿文艺青年情结的二狗忽然想回到蛮荒时代，那是一个根本无法预测何时日全食而且也没文字记载日全食现象的时代。

设想一下：蛮荒时代的二狗因为没衣服穿而且天也太热，所以只能一丝不挂。他浑身都是肌肉，所以有些性感。他眼睛里偶尔还有些野性，汗水和雨水混在一起，站在黄浦江边的绵绵细雨中拿一个破叉子捕鱼，虽然一条都没捕到，但是捕得很认真，很投入。忽然，天空一片漆黑，二狗惊慌失措，跌坐在黄浦江边儿。1分钟、2分钟……5分钟，天又亮了，二狗发现居然世界末日没有来临，自己居然还活着，二狗先是愣了几分钟，然后二狗欢呼雀跃，然后二狗仰天长啸，然后二狗扔了鱼叉绕着黄浦江跑……

二狗充分享受了这个过程，二狗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神奇的几分钟。

这才是人生。

跑题跑得太远了？不是。

在这个小说里，会出现那么一群像二狗一样来自蛮荒时代的人，他们刚刚在蒙昧中不知所措地经历了一次一片漆黑的日全食。这时候，太阳刚刚出现了一点儿光亮，但是，还在偏食着。

那一年，是1982年，距离“文化大革命”结束6年，改革开放刚刚4年。

这个故事里的所有人，都曾有过接近狂热的政治信仰，但在1982年，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待业青年。

下文中，二狗就是我，我就是二狗。这个故事，全非我亲见，但都来自于相当相当相当真实的传说。

第一章

过江

这句漫不经心的话说完以后，我市上世纪80年代江湖的真正意义上第一场大战开始了，有好事之人曾给这一战起了个名字：“猛农过江。”

为啥是猛农过江呢？因为西郊的人在市区的人眼中，就是农民。李灿然这个猛农一过江，市区的江湖顿时天下大乱。曾有人评价说：在李老棍子过江之前，市区里大大小小的团伙起码三四十个，有名有姓的江湖大哥级人物不少于十个，但是李老棍子过江之后半年，全市的混子或许只记得“李老棍子”这一个人名字。

1. 男儿何不带吴钩

据说 1982 年的元旦前后的那个冬天是我市百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气温直逼零下 40 度，我市西边那条大江的江面上冻起了一个又一个大包。这个景象，山海关内的国人肯定是不曾见过，因为这即使在东北也不常见。

就在 1982 年的元旦那天下午，那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打着一把黑色的雨伞匆匆地向火车站走去。

事后大家知道了，他之所以这么急，那是因为他要去打架，那把黑色的雨伞就是他那天后来横扫千军的武器。那时候并没有电影《黄飞鸿》，大家并不知道远在万里之外曾有一位武学宗师一把铁伞横扫了广东。可是这人，为什么就这么有创意呢？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多年以后大家发现了，此人无论是穿着、打扮、坐骑乃至性生活都极具创造力。但此时，大家显然还没发现他有这天赋。

据知情人士说，他那天打着一把黑色钢骨伞去打架，完全是出于无奈，因为天上下着鹅毛大雪，他却穿着一条新的蓝色“的确良”裤子和一件新的军大衣。

如果不打伞，那么这军大衣上的雪化了以后能在衣服上面结出冰碴子，这天寒地冻的，得冷死。而他只带伞没带武器的原因是那天他喝多了，忘了，忘带了。

他很酷，在赶往火车站的路上没露出过一丝笑容，这可能是因为他天生就酷，可能是因为他喝多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被冻得面部表情僵化了。他身高约178cm，但体重却不到110斤，高挺鼻梁薄嘴唇，眉清目秀，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留着小分头，油光铮亮。以当前的眼光看，此人绝对是个帅哥，充满了骨感美。要是他也像二狗一样写书，然后再染个黄头发，肯定超越郭敬明成为女粉丝追逐的对象。但他不会写书，只会开汽车、修汽车、打架。而且，以1982年中国人的正常审美取向来看，他也不算帅哥，因为那时候都是以胖为美，胖说明富裕、家庭条件好，就他这身材，一看就是五保户家庭里出来的。其实他并不是五保户，不但家庭条件挺好而且还是个复员军人，据说他当兵时表现还挺优异，但是自从复员以后就不怎么靠谱。

他复员以后当了我市东北郊某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但由于屡屡在街头打架被工厂除名，现在是纯粹的无业游民。有一个并不十分常用的词：“浑人”，这个词就形容他的。因为此人虽然心地还算是善良，但是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没少因为他的莽撞跟着他吃苦受罪，但他还一如既往的“浑”。通常人们心中莽汉的形象都是又粗又壮胡子拉碴的人，可这人的存在就充分地确定了这是个思想误区。因为他虽然瘦，但绝对是我市的第一莽汉。

他叫刘海柱，今天要赶往距离我市约30公里的段家屯。据说，那个电子盛产惯偷，近期在市里经常盗窃自行车，当地派出所也知道这件事儿，但是和这群惯偷蛇鼠一窝，根本不管。

在半小时前，刘海柱在酒桌上听一个朋友说起了这件事儿。他的这个朋友在半个月前也丢了自行车，10天前去段家屯找到了那辆车把上刻着自己名字的永久自行车，找到的同时也遭遇了当地村民的毒打，车子没要回来，但门牙却掉了两个，现在一说话就嗖嗖地漏风。

刘海柱听说以后，看了看那个朋友四处漏风的牙，没多说一句话，穿起了新的军大衣，拿起了黑伞，径直走了出去。

“柱子哥，你去哪儿？”

“我去找点东西。”

说完，刘海柱就消失在了冬日下午的鹅毛大雪中。据当事人回忆，那个冬日

的下午，太阳只有盘子大小，挂在天上像是一个不怎么亮的黄车灯。

1982年的我市，是一个由灰色的楼、灰色的街道、穿着灰色衣服的人群和工厂烟囱里冒出的滚滚灰色烟雾构成的一个灰色的城市。当然，可能那个年代，全中国都是这个颜色。身穿绿色军大衣的刘海柱是这万灰丛中一点绿。通常情况下，刘海柱都是独往独来，绝对的独行大侠。他匆匆赶路是因为每天下午只有一班开往段家屯的火车，绿皮的火车。

刘海柱在那个灰色的火车站上了火车后一样很酷，因为这火车上没空调、没暖气，根本就不比外面暖和多少，那根本关不严的火车窗户呼呼地进风，刀子似地刺进火车上每个人的身上。他那已经冻得僵硬的面部肌肉一点儿都没融化，反而更加僵硬。那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已经流行了所谓的酷男，但在中国当时显然还没流行，刘海柱这样手里抓着把铁伞不苟言笑的男人显得卓尔不群，身边的乘客都在打量他。不过刘海柱一点儿都不介意，因为他的理念永远都是莫名其妙超前。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坐在刘海柱旁边的是系着粉色头巾子的一个大婶，正在和坐在对面的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看似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男子聊今年庄稼的收成，坐在知识分子旁边的是一个系着绿色头巾子的小媳妇，不时地插话，三个人聊得热火朝天。刘海柱对他们聊的内容一点儿都不关心，他只惦记着朋友的那辆自行车。

但是东北人就爱唠，这三位又来找刘海柱唠嗑了。

粉头巾子大婶问刘海柱：“你家今年都种了啥？”

“我家是市里的，没地。”刘海柱本来想礼貌地笑笑，可是那冻得已经僵硬的脸笑的表情比哭还难看。

“你在哪个单位上班？”黑框眼镜知识分子问刘海柱。

“……我没工作。”

“待业呢啊？你爸在哪工作？等你爸退休了你接班吧。”知识分子还挺为刘海柱着想。

“……”刘海柱没话说了。他都被开除了，还接什么班儿啊。

“城里人就是好，还能接班。对了，今年我家种了西瓜，夏天时用西瓜换小米……”绿头巾子小媳妇又开始说她家的地了。

刘海柱听见话题转移了，可算松了口气，他不敢再搭茬，又看似很酷的不说

话了。其实他心里还是在打鼓，毕竟自己现在没工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段家屯离市里没多远，那火车虽然慢，但是很快也就该到了。刘海柱一贯很注重自己的形象，他想到火车的连接处去照照自己的镜子，虽然是去打架，但是也要注意仪表。这也是古典大侠风范，就好像是子路跟人家终极 PK 时帽缨断了，他临死之前还说“君子死，冠不免”，最后戴正了帽子“结缨而死”。尽管刘海柱马上要面对的是一群鸡鸣狗盗的宵小之徒，但他还是要整理一下妆容。

刘海柱认真地照了照镜子：嗯，还不错，瘦是瘦了点儿，但的确是个帅小伙儿。

反正已经走到这儿了，干脆下车前再上趟厕所吧，心情不错的刘海柱溜达了几步到了洗手间附近，伸手推开了洗手间的木头门……

只听见洗手间里面一声杀猪似的女人嘶吼：“谁呀！没看见我在上厕所！！！”咣当一声，厕所门关上了。门关得太用力，重重地磕在了刘海柱的额头上。这一下关门关得太重，把刘海柱撞得天旋地转，一时间分不清东南西北，足足迷糊了两三秒。等刘海柱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儿时，他发现，几乎整个车厢人的眼光都聚焦在了他身上……

冷了一下午的刘海柱这下暖和了，彻底暖和了，满脑袋都是汗，那没什么肉的脸臊得通红。他站在洗手间门口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手里居然还抓着洗手间的门把手。他虽然身经百战，但是的确没有过这样的遭遇战。这就好像是学过高数的二狗解上小学的侄女的奥数题，二狗解了一晚上也解不出来，就算是看了答案都不会，真是丢人啊。现在，刘海柱也不会了。面对凶神恶煞的土流氓刘海柱知道咋整，但面对这一车人的眼光刘海柱反而不知道该咋整了。

正当刘海柱手足无措地接受整个车厢目光的洗礼时，洗手间门“霍”的开了，从里面冲出来一个身高约 170cm，体重约 150 斤的戴着蓝色头巾子的四十多岁老娘们儿。

这老娘们儿冲出来的气势有如猛虎下山，把刘海柱震慑得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两步，倚在了洗手间对面的车厢上。刘海柱定睛一看，这老娘们儿双手还提着裤子“臭流氓！！看我上厕所！！！”

“我……我没看见。”刘海柱说话的时候有点颤抖，还有点结巴。

“警察！警察！这流氓偷看我上厕所！！！”这老娘们儿的嗓门一浪高过一浪。

“……”刘海柱有点儿惊慌失措，他真怕这老娘们儿把警察找来，虽然他因为打架进过无数次看守所，但要是因为偷看老娘们儿上厕所被抓进去，那他不可能再风生水起地混下去了，面对那些兄弟，他情何以堪！

“你虎啊你！连门都不敲就推门！！”

“……那你为什么不插门呢？”刘海柱终于吭吭哧哧地为自己辩解了一句。

“你在家上厕所插门啊！！警察，警察！他偷看我上厕所！！”女人吵架就这样，根本不讲理。

“我没看！要看我也不看你啊。”刘海柱忍不住反驳了一句。

“你说啥？！你他妈的说啥？！看我上厕所你还有理了！！臭流氓你要看谁去？！”

这老娘们儿彻底被刘海柱嘟囔的这句“要看我也不看你”激怒了，伸手拽住了刘海柱的军大衣领子，另一只手提着裤子。看样子，是要动手火拼了。

刚才整个车厢的人还坐着看热闹呢，现在，大家都站起来看热闹了。

刘海柱那半分钟前还冻得僵硬的脸，现在热得都烫手了。他当然不是因为这老娘们儿要跟他近身肉搏所以冲动了然后发烫的，他这是臊的，真臊，他这辈子就没这么臊过。刘海柱无助地左顾右盼，他看见刚才和他坐在一起的那个粉头巾子大婶儿和绿头巾子小媳妇都在看着他笑。她们越笑，刘海柱就越臊。

“城里的厕所里的墙上都是你这样的人挖的洞，我在城里就被偷看过！警察，警察，抓流氓！”

“……”刘海柱不敢再说什么了，他怕这老娘们儿真伸手挠他，如果他被这老娘们儿挠了那肯定不能还手，只能挨着。

还好这时乘警走过来解围了。问清楚了情况以后，乘警说了两句话，还算通情达理。

“这位女同志，你把手放开。以后在火车上厕所记得插门。”

“还有你啊，以后记得敲敲门。敲了门不就没这事儿了么。”

“是啊，是啊。”刘海柱忙不迭地赔笑。

“臭流氓！！”提着裤子的老娘们儿又瞪了刘海柱一眼。

刘海柱长舒了一口气，低着头在众人的瞩目中灰溜溜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刚才还聊得热火朝天的三个人，都不说话了。粉头巾子大婶假装目视车窗外，绿

头巾子小媳妇在偷笑，黑镜框知识分子则投来同情的目光。刘海柱也纳闷儿为什么那个老娘们儿对自己那么凶悍，怎么想都想不明白。要是刘海柱晚生 30 年他或许还能找到类似于“我是金牛座的，那老娘们儿是狮子座的，我和她星座犯冲”之类的解释，但那是在 1982 年，没人懂这个，那时候中国连土算命先生都消灭光了，更别提洋算命先生了。

时间过得真慢，刘海柱如坐针毡，依然一言不发，依然很酷。但所有人都看出来了，刘海柱这是尴尬的酷，额头上冒着冷汗的酷，是外酷而不是内酷。这几分钟过得真不容易，终于到了段家屯，刘海柱抓起铁伞灰溜溜低着头起身，他用余光一扫，看见了那个系着蓝头巾子的狮子座老娘们儿正向他怒目而视。

唉，为什么这个老娘们儿是和金牛座相克的狮子座的而不是和金牛座很配的摩羯座或者处女座的呢？如果是，那么，刘海柱可能就不会丢这么大的人。

终于，刘海柱手里攥着铁伞下车了，因为段家屯的雪已经停了，没必要再打伞。雪地里刘海柱那串孤单的脚印指向了段家屯的供销社，因为，他听朋友说，那个偷车贼的家就在供销社的后面第一家。

是的，刘海柱不会写文章，他成不了郭敬明。但是他在这个雪天的黄昏要用手里的这把铁伞在这个天空阴郁低沉的北风怒号的东北农村的雪地上，写下他应该写下的诗篇，写下那纯爷们儿的诗篇。

无论他要面对的偷车贼是狮子座的还是处女座的，这诗，都得写。

因为，他是金牛座的。

2. 手持菜刀砍电线

据说刘海柱走得那是相当的快，可能是被刚才火车上那狮子座老娘们儿气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手持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那气势刚刚的，特汹涌，特磅礴，特澎湃，特激昂。尽管刘海柱手中拿铁伞的尖划到地上以后没冒出啥火星子、火点子，但是刘海柱心中那火苗子可是腾腾地直冒。

这个上世纪 80 年代初山海关外小镇的雪日黄昏没几个人出来溜达，那能没到脚脖子的积雪中，就刘海柱一个人的脚印。这串孤单单的脚印，径直指向了镇供销社后面的第一家。

这家院子还真不小，房子是典型的中国上世纪 80 年代东北民居，完全是土坯结构，连块砖都没有。当年，建这样的房子基本不用花啥钱，哥儿几个挖些坯再找几根大木材半个月就盖成了。通常东北农村外面都挂着些大辣椒、豆角丝、玉米之类的东西，可这家居然没有，一看就不是过日子人家。但这家院里居然放着三台自行车，而且院子里厢房边上的牲口圈里，还拴着一头骡子和一头毛驴。

那年头，家里有一头毛驴子已经是富裕的象征了，可这家居然有两头大牲口。这在农村，绝对算是大户了。

“有人在家吗？”刘海柱喊。

“谁呀？”几声狗叫后，棉门帘子拉开了，出来了一个身穿蓝色人民服的彪形大汉。

“我是来找车子的。”这家院子不小，刘海柱和他至少距离有20米，天已经擦黑了，相互间都看不清楚，俩人得扯着嗓门喊。

“来我家找啥车子啊，操！”

彪形大汉一嗓子吼完，家里那棉门帘子又拉开了，出来个瘦高个儿。刘海柱听见了他俩在那嘀咕：

“二哥咋了？”

“他说他来找车子的。”

刘海柱没那么好的耐性，他已经压抑了半个下午了：“你说话干净点儿，我是来找车子的。”

“哎呀我操？”彪形大汉这句“哎呀我操？”是疑问句的发音，可能是他想不到有人单枪匹马地来找车子，更想不到来找车子这人还挺横。

“我朋友车子丢了，我看你们院里有没有！”刘海柱扯着嗓门喊。

“操，来我家找啥鸡巴车子！”瘦高个儿说话了。

“操，你心里没鬼就让我进去！”刘海柱一看院里那三台二八式永久大卡，就知道自己找对地方了。那年头，在农村的什么样儿的人家能有三台自行车，根本不可能。

“滚你妈远点儿，我凭啥让你进来找。”说着，这哥儿俩还朝大门走来了，那瘦高个儿还顺手抄起了放在房门口的一根扁担。

刘海柱不做声了。他凭借着自己上百场街头斗殴的经验看出来了，这哥儿俩出门就是想动手。人打架就是一股气势，绷紧神经以后骤然间勃发出来，刘海柱不能说话，说话就泄了元气。据说刘海柱在二十多岁时有个习惯，就是在街头无论走到哪儿都四处看看，不看别的东西，就看地上有没有砖头子。因为战斗时刻都有可能发生，谁先拣起一块砖头子谁就占了先机。今天刘海柱也四处看了，这是农村，地上没砖头子，而且连块像样的石头都没有。